

堅

瓠

集

臥瓢廣集卷之六目錄

寵禮

岳武穆

楊椒山

百穀

大穀

楊妃八月浪

太倉門卒金祥

楠木大王

宗三秀才

玳瑁報恩

白玉笙簫

地羊驛幻術

箕盛兒

竹間頭地中手

物吼

進士除知州

墓中靈物

馬封翁盛德

天和人相

風代薛嵩

生噉鯨鯢

魚僧

斫石人

銅精

腹寶

玉龍膏

汪懋功被魔

金銀山

再生

煌

徐神翁

王老至

藝祖聖度

買地券

棺中懸鏡

胎妖

張探花

騾女配人

張小鬼

鄧氏白犬

物異

感孕

續斷指

物搏虎

眼觀六隻

馬伯六

竒絲夫人

巡河神

瑞卜

給水

義猫

海上探珠人

神丹

魯公斷姦

張居士

燈中犬豪

鸚鵡山茶

積物發火

聞子中還魂

借目光

書誥

歐陽廣集卷六

長洲石農褚人獲學稼纂輯

寵禮

宋代之君崇禮儒臣過於漢唐正史所遺
有二其一真宗臨楊礪之喪降輦步弔其
一富弼之母卒仁宗爲之罷春宴雖三代
令主遠不能及其後徽宗之待蔡京王黼
南渡之待秦檜賈似道恩禮更降然前之

如蕩子之交狎客後之如弱主之畏豪奴
書之祇遺辱耳

岳武穆

王文祿述畧羅汝楫附秦檜意劾嵩武穆
而獄成汝楫之子願知鄂州入武穆廟遽
卒像前崇禎中金陵秦某檜之後裔偶入
岳廟雙睛墮出遂以瞽廢又嘉靖初錢寧
死後魂至崔駙馬家作聲曰我問凌遲七

次今三世矣因秦檜欲殺岳飛不合助言
故冥司擬此罪天律重主使也問汝是宋
時何人豈万侯高耶鬼不言而去○岳武
穆死獄卒隗順負其屍踰城葬于北山後
朝廷購求葬處順之子以告及啟棺顏色
如生乃以禮服斂焉隗順史失載

楊椒山

客窓涉筆楊椒山先生下獄刑部尙書何

鰲承嚴嵩意鍛鍊成獄囑西部劉檣絕楊
飲食忠愍以血指題壁曰殺我者嚴嵩絕
我飲食者劉檣也檣見公書命削去之其
字浸入壁磚不能沒公之精誠不可滅也
後鰲曰晝見公直入其庭掉其魄去康熙
初杭城板兒巷林姓老儒女忽病語父曰
我前生西曹劉檣也爲繼盛事久未結今
冥司立拘往質罪不可追矣遂卒

穀

穀之種不一有言三穀爲梁稻菽者有言
五穀爲稻黍稷麥菽者鄭氏云麻黍稷麥
豆爲五穀有言六穀爲稻黍稷梁麥瓜者
有言九穀爲稷秫黍稻麻大小豆大小麥
者有言百穀爲稻梁菽各二十種爲六十
疏果之實助穀者各二十種爲四十其名
百穀此見楊泉物理論詩書所云百穀非

漫無所指而四書考不註百穀未識何故

大穀

鄭龍如偶記始興令柳州楊應隆之祖掘地種竹忽地中鏗然有聲得一石甕發之有物數百長三寸餘見其上下膚如穀形去膚熟之真是大米香美異常食者壽皆百二三十歲飲其汁者壽亦八九十嘗聞藏經云太古之世穀長五六寸人壽皆數

百歲又圖經稱崑崙之墟有木禾食者得
上壽甕中之穀豈其餘粒耶○挑燈集興
載萬曆辛卯温州平陽縣農民同時插秧
一農田三畝勃然奮發五日卽結穀收成
縣尹以爲佳穀先登豐年大瑞達府轉申
各憲故知而筆之

楊妃入月痕

高坡異纂正德辛巳洛陽李惟大茂元登

進士拜行人使陝洛於故華清宮溫泉池中石座上有紅斑俗傳爲楊妃八月痕茂元見之心動浴罷登輿憺帷外有婦人掩映夜宿公館一婦人至容貌絕世而肌肉頗豐自稱太真言君一念所及幽明相感不能忘情遂惑之自是轍迹所歷必至百方遣之不去心志喪亂以疾告歸久之方絕後歷南京戶部郎終陝西僉事

太倉門卒金祥

武昌大中丞熊元秉稱始守太倉以倭亂
罷繼奉旨討賊自效忽戰敗兵卒皆烏獸
散有門卒金祥獨不去熊曰我死國分也
爾何為乎祥曰公死國小人死公亦分也
竟殿公後熊過橋而寇亦登祥奮死下橋
肩而摧之橋壞寇隨水死者六人熊得免
已以屢撓晉熊郡丞討賊如故一日熊與

儕輩酌於郊寺祥忽大呼曰寇至矣蓋其
全氣見也時騎從皆失忽有乘馬過者祥
推墮其人以馬乘熊而親執其銜從問道
以歸故得免又一日傳殮舟中熊忽心動
曰寇至矣祥佐熊登小舟走未交睫而大
舟寇據矣祥又以識地得免熊在海上大
小三十餘戰斬倭首三千二百有奇祥未
嘗不在左右屢經險得脫祥力居多寇平

晉能蘇松兵備以祥爲郡掾熊仕至嶺南
大中丞事見耳談金祥堪與任公厨役徐
佩並傳而蘇州府志未之載故記於此

楠木大王

黃郡侯盧某嘗行江中會顛風起舟師危
之頻呼楠木大王盧問故對曰此地有楠
木精往往鼓弄風波破舟損命盧歸撰文
牒報水府畧曰象窮魍魎轉深鑄鼎之思

誠格神明欲下燃犀之照惟川靈之失綱
故令尾大者不掉彼風師亦助虐其與首
惡者何殊仍期三日以木來屆期命駕詣
江上大集人夫縛木衆皆匿笑不逾時忽
一木自焚口昂首奔至盧命縛之登岸時
正戢郡學曰吾不能作旌陽鎖爾鐵樹且
用爾作明倫堂柱萬曆丙辰學宮災兒童
口語猶有楠木大玉之稱云

宗三秀才

雙槐歲抄高皇鑿戰都湖時有棕毛巨纜
分判爲三歲久化爲蛟龍宗一宗二飛騰
而去獨其季淹留彭蠡湖每蜿蜒波濤中
舟人稱宗三秀才經其地者具牲醴求福
稍不修敬輒有禍患或化爲人題詩作讖
無不應驗景泰中蘇郡孔韶文鏞知都昌
值歲旱聞其出沒乃往驗之憑一巨木水

草交結真若鱗鬣孔笑謂曰宗三秀才乃
汝耶命左右秉炬焚之了無他異患遂息
又卓異記南郡邵某性素廉潔有冰蘖聲
後至湖忽一赭面金神自稱宗三秀才登
丹大怒簸布風浪邵屹立不動賦詩曰來
時此行李去時此行李葬我此江中不負
此江水吟畢風恬浪靜神亦不見

玳瑁報恩

熊元乘桴禦倭海上有玳瑁巨魚隨潮至
灘膠於沙際總戎揚某取置天妃宮命匠
度視作帶熊見魚口中氣蠢蠢成雲異之
曰是神物安可殺害勸揚令送海口其地
去城四十里熊必自住總戎置酒舟中共
見魚悠然而逝時風浪大作魚尚回首作
朝拜者三月餘與倭接戰見前魚出沒風
濤中偃賊船下風而我據風力得累捷

白玉笙簫

癸辛雜識張循王府有獻白玉簫管長二尺者中空而瑩薄又韓蘄王府有獻白玉笙一攢其薄如鵝管其聲清越此二物云在軍中得之北方蓋宣和故物皆希世之珍也又李龜溪之子娶韓平原君之女奩具中有白玉出者獅子高二尺五寸精妙無比真可玩也後聞歸之福邸云

地羊驛幻術

耳談貴州地羊驛夷人多幻術能以木易人之足萬曆初郡丞某過其地記室二人遊於淫地一人與淫其夫恣易其一足一人不與淫婦恣易其一足明日彳亍於庭丞見駭問知其故逮二家至曰汝能復其舊則已否則關白諸司治汝以拯生赤族之罪二家各邀其人至作法足果復舊及

承遠復過其地二人復至二家其淫不與
淫猶昔然與淫者兩足皆易久之展轉死
不與淫者冥然且受婦法忽有鬼物陰教
之藉手卽以其法制婦婦兩足皆自易焉
是人得歸後享高壽子登癸未進士

箕盛兒

下邳朱諷赴試路逢執卦影者卜之遇
之如其象畫一猴子上亭望一人着金紫

執笏若進揖狀一婦以箕盛嬰兒於前卜者曰公此行必登高第仕亦大顯但箕盛兒不省至京登第八仕皆如卜者言先是入棘日僕送諷返天未明過曲巷聞溝中有初生兒啼僕知是不夫而孕者所棄念主人尙未有子拾之歸邸屬王家姬哺之諷歸亦自喜已知所得處乃簸箕巷正合卦影因名兒曰箕郎

竹間頭地中手

庚巳編沙湖朱氏後圃竹間忽生物如人
形體俱具首如戴席帽斷之微有血耳談
慶曆之間自昆山至太倉竹節多生小人
頭又簡村一婦至圃中擷蔬地中忽出一
手長三尺許手背綠色手心純紅牽婦衣
婦大呼衆爭以鋤擊之得鮮追抹婦黽卽
失手所在未幾簡村罹大水民多漂死

物吼

物有不應鳴而鳴曰吼皆非吉兆吳俗有
吼神吼鬼之諺所謂柩有聲如牛之類癸
辛雜識載甲戌歲越中樂邱兩舫丹忽有
聲如牛吼移時方止俗謂之船吟未幾有
透渡之禍庚寅渡口之舟復吼德祐國將
亡之際所乘大舟若牛鳴者三又載北方
有大鐵鍋可作數百人食一夕忽有聲如

牛吼曉而視之。護已破矣。又碣石剩談載
羅田胡正衢鍋嘯護中水濺數尺高。後家
業漸廢。又羅田西門外一人家。冰缸中作
小雞叫。打破此缸。片片作雞聲。竟遭水厄。
○釜鳴亦有兆吉者。揮麈後錄。淮水李元
量家。世業儒。其母懷娠。誕彌之日。晨起庖
下釜鳴。可畏聲絕。免身。父名之曰釜長。負
才名。建中靖國。龍飛。遂魁天下。○天啓乙

丑聞中得華琪芳文置几案有聲如風箏
從卷中出展讀之大加歎賞舉南宮第一

進士除知州

高坡巽纂正統初嘗熟楊浩然集爲縣學
生齋詔至福山巡司例有款贈銀五兩同
行二人皆高年庠友盡取之止以款筵食
品送楊楊以其前輩心雖不平而無言逕
向江濱獨步而去二人疑有後言徐躡聽

之楊遠濯耳於江笑曰巡司齋詔豈志哉
願此輩常享例贈也二人聞之從後推楊
入水楊兩手下拒入沙中持一物起視之
乃銀一錠銀爲波浪沅嚙光潤瑩白造與
巡司餽禮輕重相符二人駭異灑酒臨江
歡燕而別楊後以景泰五年會魁觀政兵
部上書救章綸鍾同進一級除安州知州
我朝進士除知州自楊集始

墓中靈物

黃巢祖墓在陝西金州巢亂崔堯封發卒掘之得一石桶中有黃腰獸一劔一獸見劔自撲而死巢至秋果敗宋張邦昌劉豫俱山東人金人立爲僞帝其祖墓同在一山人鑿其山飛出異物二人遂不終元末徐壽輝先墓在湖廣之某縣敵人潛往發之有赤幘大蠅萬萬飛去壽輝不久被殺

張士誠先墓有溝環之水中一鮎魚長六
七尺時出遊行人不能捕及士誠敗鮎魚
死浮水面米脂令任丘邊長白遍訪孕自
成祖墓掘之得一物鱗甲滿身醢而灰之
自成遂敗死於羅公山下學圃識餘金侍
郎庠之父成死函骨雲南石崖上及貴移
之函中一血色蜘蛛走去後亦不振大抵
山川靈秀融聚成形泄之非所宜也

馬封翁盛德

厚德編嘉靖末懷安大司徒馬森父某年四十始得一子五六歲眉目如畫夫婦阿保若拱璧一日婢抱出閨從高堦上失手跌破左額死父見之卽呼婢奔逸去自抱死子歸曰我跌死兒也婦驚痛撞夫倒者數次尋婢撻之已爲巫臣之逃矣婢歸匿母家言其故父母感泣日夜籲天願公早

生貴子次年果生子左額宛然赤痕卽司
待也是時馬公不傷子死嗣絕而憂婢恐
弊馭下何其慈愛也貴子重生有由哉

天相人相

袁忠徹二壻一爲盜死於獄一覆舟死於
水二女皆寡於家忠徹每爲人談相妻必
叱云相壻之目何在忠徹曰吾能人相不
能天相言數之不可強免如此

虱代薛嵩

魏生禁殺錄薛嵩性慈戒殺卽微細如虱亦不害之一夕夢多虱緣被上漸變爲人長寸許謂嵩曰受君之貺非一日矣今君有急正吾儕報命之秋遂列行於被上須臾皆殞嵩驚覺燈火尙明呼侍兒視之被上有血痕橫廣尺餘乃死虱也嵩痛惜久之蓋有刺客爲主所屬來刺嵩古劔利甚

着處必破見血立死是夜劒一下卽見血
以爲死矣歸報其王相對歡甚明日遣人
睭之無恙也訪得風事始知其夢

生噉鱖鯪

錄異記鱖鯪魚文斑如虎俗名河鮪煮不
熟食之必死饒州有吳生者家盛豐足夫
婦和睦曾無嫌隙一夕吳生醉歸投身牀
上妻爲整衣解履扶昇其足醉者運動誤

中妻之心胸蹶然而死醉者不知也妻族
挾爲毆擊致斃獄訟經年皆以爲實繫繫
狴牢以俟王命吳生親族懼救命一到必
正典刑因餉生鯀鯀以啗之冀其自斃
吳生食之無苦如此數四竟不能害益加
充裕會赦獲免還家之後胤嗣繁衍年洎
八十竟以壽終

魚僧

耳談天長劉萬以打雁爲業人呼劉雁然
秋冬打雁而春夏則取魚其取魚也以蘆
竹爲箔而發視謂之起縱忽有僧到門乞
施食纖白異常造厨中碎米飯熟因與食
既去語劉曰君起縱必得大魚慎不可奏
刀君不聞凶籠而魚服乎已而起縱果得
大魚劉不能捨剖之腹內猶是前碎米飯
蓋是僧所化也劉自是一家病死

斫石人

邯鄲道傍有石碣云漢光武斬石人處今石人猶在首足異處真似刀斫者然未悉其故後閱北轅錄載趙州南光武廟有二石人首橫于路俗傳光武欲渡河二人致餉慮洩其蹤乃除之又趙州志云光武夜至趙州南迷路聞人語問之弗應見二人傍立怒斬之其人急走熟視之乃石也

鍋精

耳談斬水劉元載掘塘至深忽見大鍋再
深掘之已若可得忽自躍出入他水中攔
掘不得後數年大雨塘溢鍋高出水上破
堦順流而去經二十里入大河又三十里
入大江不知所往蓋其地有寶陀山寨乃
前人築以避亂者寨破居人被殺此鍋必
寨中所用者久乃爲祟耳

腹寶

鄭龍如偶記京師一人寓有小兒病黃瘦
諸醫莫效一夸使見之請以重價賈去其
人不允夸使曰兒且死見鸞尚有生理否
則必難免矣其人終不與踰年兒果死後
夸使再至聞兒死頓足其人問故夸使曰
是兒腹有異寶取出則生死則寶隨氣散
矣悵惋而去

玉龍膏

西溪叢語昔有人奉使外國見夷人以水銀煎作白銀用海洋船來中國貿易多用此銀其藥物必需彼處所產玉龍膏中國所無一老人曰是術第可行之此中若移至中國必有奇禍有人不信竟移玉龍膏歸煎水銀成曰銀使用不年餘果以族人謀逆事發亦被逮誅

汪懋功被魘

耳談歙縣汪懋功爲諸生時爲讐家詛魘
建壇書其名并其母妻名於桃符呪之母
妻相繼死懋功亦恍惚困殆疑以問一道
士道士曰公可建壇吾從幽求之得一鬼
卽讐家亡僕名發財曰吾爲神所役職在
守壇不得脫離傷害汪公非吾意也道士
問壇在何處曰在里許一大塚上引至掘

士尺許果見桃符棄之鬼曰失壇我亦從
此亡矣願飽餐我懋功食之鬼故業鼓吹
者因持笛三弄而去懋功霍然萬曆戊子
成賢書又沈殿元君典懋學亦嘗爲讐所
壓二綱之甕而甕三破信乎貴人不死也

金銀山

挑燈集異吳有富室陸東臯黃白盈溢乃
鑄成人形藏密室中名金銀山取其厚重

非人力所勝蓋以絕梁上君子之睥睨也
一日二人忽不見陸怪之密訪不能得他
日有渡子與陸索渡鏹陸怪而問之渡子
曰云是君家僕自某處趨船至此陸詢諸
僕俱不承諾陸謂其妄渡子怒口道二人
一穿白一穿黃入門未久何謂我妄陸聞
黃白說頓悟以鏹與之啓室審視則二山
宛然在也陸笑謂之曰汝出外原來無容

得汝的人家乃取笄鑿其趾後不復出

再生

耳談金州舒弘志年十九中萬曆丙戌探
花授官編修卒時省軍人家生子腹上有
三肉字紅色隆起乃探花名姓守公某聞
驗視果然卽遣急足報其尊人兵部尙書
應龍正憂喪于嗣絕卽往購得抱歸屬探
花婦鞠之以爲孫自是肉字漸消滅

蝗

續夷堅志

戊戌七月武城蝗自北來

蔽映天日有崔四者行田而仆其子尋訪
但見蝗聚如堆阜撥視之見父卧地上爲
蝗所埋鬚髮皆被嚙盡衣服碎爲篩網驅
之有頃方甦晉天福中蝗食豬平原一小
兒爲蝗所食吮血惟餘空皮髮骨耳康熙
丁卯江寧鄉試初八日飛蝗叢集貢院進

自齊縉集 卷一
世
場士子鬚髮亦有被嚙者

徐神翁

宋世舊聞蔡京自少好方士之說言嘗遇
異人及作相爲徽宗言道士徐神翁能知
未來事曾云蘇軾當墜地獄禍及七祖彼
方外士而能嫉元祐黨人所宜褒顯其可
笑如此又言哲宗曾遣人密問聖嗣神翁
云吉人君子吉人者上名也於是帝喜召

至都依太宗見陳搏故事御絲褐就便殿
以賓禮接之賜予甚厚未幾以惡疾死

王老至

蔡京微時又嘗師事道人王老至謂京必
貴極人臣既貴物色得之館之別宅言於
徽宗召見便殿老至遽云陛下頗識老臣
否帝亦恍記嘗夢游上帝所從傍贊禮者
絕似老至於是禮遇尤厚老至又自稱是

鍾離權高弟忽一夕亟叩蔡京門告京曰
鍾離公怒我欺詐屬真司追我君祿亦不
永矣遂力請還山死干道

藝祖聖度

宋太祖初卽位駕偶出忽有飛矢至輦前
幾爲所中衆皆驚愕請急索捕太祖不許
但舉首四望徐曰卽使射殺我亦未見得
便是你做其聖度如此

買地券

癸辛雜識今人造墓必用買地券以梓木
爲之朱書云用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
文買到某縣某都某山某圩地云云此堪
輿風俗如此以爲可笑及觀元遺山續夷
堅志載曲陽燕川青陽塢有人起墓得鐵
券刻金字云勅葬忠臣王處存賜錢九萬
九千九百九十九貫九百九十九文此唐

哀宗時事也然則此事由來久矣

棺中懸鏡

世人大殮用鏡懸棺前以照尸者謂取光明破暗之義周公謹按漢書霍光傳光之喪賜東園溫明服虔曰東園處此器以鏡懸蓋上則是棺中懸鏡其來尙矣

胎妖

項鈔河南開封府有丹客之妻懷孕腹甚

巨動躍間似雙胎也丹客私語其妻曰若
產兩男當名虎四兒虎五兒一日欲出天
若雨狀謂妻曰當攜雨具行乎妻未及答
腹中朗應云天不雨丹客驚問曰汝何人
曰虎四兒也忽又聞聲云今日雖不雨亦
有幾點問汝又何人曰虎五兒也自後凡
有言無不驗乃教丹客以鍊丹之法謂如
何是小點化如何是大點化丹客如其言

國朝雜錄卷之二
行之火燃硫黃適有客至門室既不深廣
客又不卽去妻與三兒俱云黃氣逼人柰
何至夜俱被薰死至今傳小點化之術云

張樑花

豐城張探花仁甫春莫知所生其父辰出
見樹上筐盛一小兒時正無子遂抱歸以
爲子後中嘉靖丁未探花官至禮部侍郎
生九子一女科第不絕

驪女配人

揮塵新譚麻城劉大司馬采爲戶部郎中
時仲兄一女攜之往京養育將及笄已聘
儒生熊應涓涓忽夢在周道中逢一女肩
輿僕從甚盛遣一婢召熊曰請來一語我
本汝聘者今爲某官取去不復與汝結緣
矣汝勿遠去伺其官到衙門遣人相邀職
而冥官至與熊語云君所聘者與君無緣

已爲吾妻汝欲娶吾與汝一配牽一騾至
熊泣曰人而可以偶非類乎官曰無患當
爲汝復人身須臾化爲一女年可十七八
卽里中李珪之女也及覺京中果有信至
劉女已物故矣隨訪李果有女求婚得之

張小鬼

白醉璣言江西有謠金鵝頭向天代代出
神仙金鵝頭向水代代出神鬼龍虎山頭

向上真人子孫相繼膺封贛州張氏山項
向下世出一人與真道相通每歲爲陰府
行疫於四方其將往也蹶死於榻從者馬
疋繼之事畢而甦手握甲馬一紙云行瘟
至某地止某當活某當亡此天神命不能
違也已而果然其魂至民家下馬入門人
亦延拜祭享見其舉筋不異恒人但回時
乘馬一顧則不復見至今號張小鬼家

鄧氏白犬

白醉璫言瘍醫鄧楮泉與劉某居相對鄧有白犬畜之年久萬曆庚子冬劉氏一婢出外爲鄧犬銜其裙卽覺昏迷少頃犬變爲人頭帶孝巾身衣白與婢交往來不能禁其夫與鄧言之鄧鎖其犬婢卽無所感放之婢被迷如前矣凡物純白者年久多成精卽白雞白鼠亦無不然

物異

康熙己巳三月杭州城外有大蝦蟆一隻狀如簞小者數萬大者行小者群隨而往大者止小者則環聚而擁護之如是者三日遊行諸門殆遍庚午三月吾蘇荃墩湖中有水蜈蚣數萬游行水中撩置岸上則軟而無用矣此兩事皆書中所未見者故特筆之

感孕

搜神記漢末零陵太守史滿女悅一書佐使婢取盥手殘水飲之遂有娠生子至能行太守抱兒使求其父兒直入書佐懷中書佐推兒仆地化爲水具省前事太守以女娶吏耳談成化初上元民女張妙清與兄嫂陳氏居壁相連一日兄與嫂狎女窺見心動俟兄出呼嫂同寢問狀且效爲之

遂有孕其夫家以聞於官驗之仍是處女
及生子女令嫂育之女仍歸夫又鄞縣民
某出賈久不歸妻見夫兄私心慕之成疾
阼危家人知所以憐之計無所出強伯氏
從帷外以手少拊其腹遂有感成孕及產
惟一掌焉

續斷指

耳談黃陂江尉解銀赴京遇盜截去二指

抵京已五日矣延醫但求已痛有仇總戎
門下醫人曰是可續也斷指幸爲從人拾
得卽取合之層層塗藥仍夾以薄板戒三
七日勿近水及期果含屈伸如故但有紅
線痕傾囊得三十金酬之兼有其方用片
腦象牙未降香諸料○又一人因奸被嚙
其舌有人教以針刺舌斷處急剪狗舌乘
熱接之卽合但語常期期不如其舊

物搏虎

馬氏曰抄宣德中嘗圍十虎於禁苑西海子旁牛值虎踞立俯首至地以伺之虎怒甚始三撲之不得復三攖而力遂憊牛直迎觐其腹虎遂腹決而斃又云御馬監有羸馬高五六尺詢之圉人云鬪虎羸也鬪時常占虎前以尻向虎俟虎撲至舉蹄蹄之虎三撲馬三蹄而虎亦敗天都載成化

中內官劉馬於西番買一黑驢以進日行
千里善鬪虎上取虎城一牝虎與鬪一蹄
而虎斃又鬪一牝虎三蹄而虎亦斃後與
獅鬪被獅折其脊而死是驢能敵虎也虎
蒼遼興宗獵於秋山遇三虎縱犬獲之是
犬亦能搏虎也挑燈集異湖廣一里長堅
辭一甲首殺雞而去途遇虎方肆虐忽一
雞向虎面目亂縱嘍之虎目爲所傷雞亦

力盡而斃特因里長一時不殺之仁便盡
含生報德之義故能捐軀以敵虎也埤雅
蟹長尺餘兩螯至強能與虎鬪虎不如

眼觀六隻

諺有眼觀六隻之言未知所指康熙庚辰
夏往鄉間泊舟河濱見鴨每隊百隻外爲
群而雄者寥寥因曰一人而管許多能無
遺失乎答曰予只看定六雄而雌者自無

他適故云眼觀六隻後問看鳴者云皆然

馬伯六

俗呼撮合者曰馬伯六不解其義偶見群
碎錄北地馬群每一牡將十餘牝而行牝
皆隨牡不入他群故稱婦曰媽媽愚合計
之亦每伯牝馬用牡馬六疋故稱馬伯六
耶一說馬交必人舉其腎納於牝馬陰中
故云馬伯六。蟻亦不入他羣故曰馬蟻

奇絲夫人

耳談河南固始奇絲村卽孫叔敖故里有
狐毛三姑常壓昧人一日忽謂人曰今上
帝命我爲東嶽行宮夫人倘能廟祀我當
歲時庇佑汝等里人廟祀之稱嶽王夫人
亦曰奇絲夫人大著靈顯祈禱問疑肩摩
而入數歲姑忽着緋乘馬行道上遇西晉
二客見是美婦獨行相盼以目始亦微睇

而過入一村林樾僻地繫馬而卧乃是狐
身二客不能捨跡至見之共相毆擊狐醒
變身不完曰我是東嶽夫人既爲公等看
破倘能釋我當以二十金相報二客許之
擁至廟夫已曙問金何在曰但少坐卽有
頃之一人匿金於爐復一人墮至與相搏
乃是亡金者共相發詛搜其身無金俱去
姑謂二客曰爐中金可拾也二客拾金果

二十兩致謝而去自是祈禱不應香火寢
息而爲厲彌甚里人邀法師治之納姑甕
中號泣有聲埋置街心壓以大石符呪固
之數年有木匠坐石上姑忽語地中曰公
發我覆能振公貧且再不擾村中矣木匠
發之得出爲其小妻所欲立致遂小康

巡河神

廣濟寇淑爲耆民稜仲子行多長者以藩

司椽之京忽有沈某來必欲與淑偕行問其故曰我欲適京夢神語曰汝此行不得龍江寇公相救不免必公也遂與偕渡黃河風浪大作舟且覆忽一人拉沈坐命勿懼熟視之乃淑之故父稜勢方急沈不敢問抵岸忽失所在詢之舟人皆謂無所見神所謂寇公乃稜也救子兼及沈矣後淑夢稜謂上帝以已忠直命爲巡河神

瑞卜

唐中宗爲武后廢於房州仰天而歎心祝之因拋一石於空中曰我得復帝此石不落其石遂爲樹枝勾掛後果復辟揮塵後錄高宗南歸顯仁后在北未知卽位於臨安嘗用象戲局子褻以黃羅書康王字貼於將上焚香禱曰今三十二子俱擲於局若康王字八九宮必得天位一擲其將字

一子果入九宮他子皆不近后以手加額
喜甚卽具奏徽廟大喜又碣石剩談勞堪
叅部蒼甌時偶欲拂衣以茗盞拋出窗外
曰吾當去其盞無恙盞墜石堦宛然不損
衆目駭視果得告瑞卜昭應其異如此

給水

錄異記咸通末洛城徽安門有孿生者不
知何許人居甚貧有學童十數輩日不暇

給一文詣北印山與契真先生李義範別
擁爐夜話問其將安適耶生曰某受命於
冥曹王給一城內戶口逐日所用之水今
月限既畢從此辭世非遠適也因曰人世
用水不過日用三五升過此極有減福折
算切宜慎之可見人生自有定限故宜惜
福卽水亦不得過用況其他乎

義范

陸墓一民負官租空室出避家獨一猫催
租者持去賣於閭門徽鋪徽客願受玩之
已年餘一日民過其地人叢嘈雜中猫忽
躍入其懷為鋪中人見奪之而去猫輒悲
鳴顧視不已民夜卧舟中聞板上有聲視
之猫也口銜一綾悅悅內有銀五兩餘民
貧甚得銀大喜明晨見有賣魚者買魚餽
之飼不已猫遂傷腹死民哀泣而埋之

海上探珠人

耳談嘉靖中金陵楊參以叅藩鎮廣南一日大雷雨忽一物如毬自天墜於訟庭皆海波所成圻之得人若且瞑湯飲之活曰我某處民與某某業探珠海蚌中我下而二人乘繩其上忽得三珠一夜明最大兩手握之上復下取二珠繩忽斷隨流墮潭中潭中龍所蟠處反無水跨其背如馬覺

腹饑因龍自舐其脅涎亦舐之遂不饑但
瀾漪味苦甚而縛累其身成球迷悶且死
雷動龍起揚舞青冥間身隨之故隨此揚
急捕之某某與大珠俱在蓋恐探者上當
得大珠而二人分得小者也以是斷繩一
訣吐實二人抵死而大珠還探者

神丹

高坡鼻纂江陰米商黃鐘有女姜容姿在

及笄忽爲神物所憑一日以一物遺女其
質類石而圓如彈丸謂女曰此神丹也人
死以熨胸腹間當卽復生宜寶之以濟汝
危急雖父母死勿妄用也女收藏之會其
伯母卒病死女以丹試置屍上卽蹶然復
生遂覺然神至怒責女因語汝云何而
乃妄用之遂奪丹去神亦絕響

魯公躋姦

耳談成都守蘄水魯永清決訟如流門外
架屋數椽鍋竈皆備訟者至寓居之一見
卽決飯未嘗再炊有魯不解擔之謠適有
以姦訟者一曰和姦一曰強姦臬長不能
決以屬魯蓋欲試其決也魯令隸有刃者
去婦衣諸衣皆去獨裏衣婦以死自持隸
無如之何魯曰婦苟守貞衣且不能去况
可他犯即拱作和姦訟遂決

張居士

耳談永州張居士始業屠性強直不欺割
肉惟心計多寡一刀則已不肯屑屑錙銖
增損稱張一刀每目宰豬聽隣寺曉鐘聲
發爲度一日鐘無聲誤宰之嗚僧何故僧
曰夜夢十二人跪階下乞命謂但不鳴鐘
則度厄矣以是罷擊張歸見所欲宰猪生
十一子感悟輪迴因果遂棄屠飯依佛法

楚誦專慈心鏡明徹能知來去事定死期
坐化里人神之以其肉醢塑像蒙被錦繡
稱張居士建菴祀之禱卜響應地與廣右
徭寇密邇寇至屢佐我兵預報吉凶及兵
事機宜寇苦之剖其腹臙自是禱卜無應

燈中犬嚎

挑燈集異萬曆中無錫王養醇問鄉性嗜
犬肉每食必供內戊歲除僕曰明日歲朝

市無犬肉家中老犬不任事矣盡殺之以
供明且用王曰善乃命殺犬其犬被繫大
聲哀號既殺而號不絕血盡氣沒其聲乃
在篝燈中嚎焉久而不止衆驚報於夫人
夫人親聽之驚告問卿問卿不信至廚下
試聽之號聲果從燈中出問卿始惑焉夫
人追咎其平日嗜此味也今如是宜急解
釀之問卿終不以爲然及病痊起復登途

臣考終年一
竟不得其死與間年集載宣城某方伯事
同但方伯聞聲遂不復食

鸚鵡山茶

庚巳編正德巳巳春都元翁與友游青山
寺僧房中山茶甚開僧出一花示客其狀
宛如鸚鵡二瓣左右互掩爲翼二瓣合爲
腸二鬚垂爲足而蒂橫生爲頭兩旁復有
黑點如目曾云卽此樹間所開花也

積物發火

綠雪亭雜言敷東谷在京師見馬草堆中
火發在陳留縣見油篋中火發在泰州見
乾蝗堆中火發在劍州見積聚油紙中火
發皆濕熱暹蒸於內不得發越故鬱攸不
成其來有漸○博物志積油滿萬石則自
然生火武帝泰始中武庫火積油所致鄧
氏後錄曰油絹紙石灰麥糠馬糞本草皆

能出火此皆物理自然非怪異也

聞子中還魂

挑燈集異嘉靖初三原李鎮師事雲巖先生通史籍晚年生子良心課其學業日以顯揚期之值大比良心往應鄉試鎮病篤反放榜日鎮已屬縊絕氣一二日矣報捷者造門云李良心中若干名鎮忽驚起而問之乃往二年

借目光

帝京景物略英宗殺于忠肅公陰霍翳天
行路悲歎夫人流山海關夢公曰吾形殞
而魂不亂獨目無光借汝眼見形於帝聖
日夫人喪明奉天門災英宗臨視見公卓
立於烈焰之中憫其寃貸公夫人歸又夢
公還目而夫人之目復明矣

書誥

唐制詔必屬能書者或得自書如顏魯公
既書請璽印蓋自足垂遠宋則當則者所
書具書半雜行草亦灑灑有致若出歐蘇
米蔡手遂成異寶矣明制務遵洪武正韻
必屬之詔勅房中令整粟有餘風軌絕火
紫桃軒載穆廟時司馬王崇古金書封詔
請璽被糾不許蓋恩詎別書當力購善書
名家正不必以泥金為炫也